

对于网络等电子媒介的神话文本,作者从段子、影视媒介和游戏入手进行了探讨,体现出信息时代神话文本呈现的新的特征。总之,课题从不同于传统的神话文本形式入手,探寻了在现代——遗产旅游与电子文化生产时代——神话应用的新的特征。

作者将这样一些神话的应用特点,归结为“神话主义”这样一个外来的话语表述之中,体现出了神话研究与外来话语的对话,具有文化交流的意义。这也是近年来外部民俗主义论在神话中的表现。我个人觉得,课题研究颇多创新,而这样的创新归结为

“神话主义”这样一种话语,是强化了创新意识,还是弱化了创新意识,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无论是神话主义还是神话应用,可能只是一个说法问题,而强调神话的当下性,强调神话研究的现实性,提升神话研究的理论水准,提升神话研究的社会服务能力和文化建设能力,这是杨利慧的著作推进开拓的新的视野,也是整个中国神话学界需要努力的方向。

研究当代神话,可以写在神话学的大旗上。

“朝向当下”的神话研究

吴晓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杨利慧领衔的《当代中国的神话主义:以遗产旅游和电子媒介的考察为中心》,将神话研究的目光瞄准了遗产旅游和电子媒介,考察了遗产旅游与电子媒介中神话的传播、变异等诸多问题。为了突出研究视角的转移,提出了“朝向当下”的口号。

“朝向当下”涉及到神话界定的问题,因为传统上学者们多认为神话是原始先民的遗留物,是具有神圣性的故事,当下是否存在“神话”便成了一个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我觉得“朝向当下”的提法没有任何问题。神话概念的形成,需要两个观念完全不同的人群,一个群体认为或曾经认为神话是真实的,是神圣的,而另一群体则完全否认其故事的真实性、神圣性。二者缺一不可。如果只有第一个群体,此“神话”则是历史;如果只有第二个群体,此“神话”则是说着玩的故事。一个故事,有一部分人信,另一部分人不信,那么,在不信的那部分人眼里,才是神话。以《圣经》中上帝创造世界的故事为例,对于基督徒

来说,这个故事是历史,对于不相信此故事的真实性的非基督徒来说,它是神话。如果全世界的人都是基督徒,那么上帝创造世界的故事只是历史;如果全世界没有人相信或曾经相信此故事的真实性,那这个故事也不能成为神话。一些与神灵有关的故事,无论是在遗产旅游语境中讲述,还是在以电子媒介为传播手段的公共空间里传播,它们都可以被认为是神话,因为它们在一部分人眼里是真实的、神圣的,或者曾经神圣过、真实过。

对《当代中国的神话主义》,可以从时间维度来理解。朝向当下是就时间来说的,但问题是,在哪些方面朝向当下?是材料的运用还是问题意识?在《当代中国的神话主义》之前,杨利慧的《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已经将目光锁定在“现代口承神话”,在材料的运用上,已经是朝向当下了,《当代中国的神话主义》是这一项目的延续。如果仅仅是就材料而言,学者一直没有忽视“当下”的材料,比如孟

慧英的《活态神话》，也是将目光转向目前依然存活在各民族中的口承神话，所以，朝向当下其实主要是就问题意识而言的，以前的研究多是研究神话的起源、原型等历史问题，虽然这种考证也运用了目前从各民族中搜集来的口承材料，现在是要研究当下的问题，即目前的状况怎样，正在发生什么变化，怎样变化，等等。

另外，也可以从空间方面来理解。将遗产旅游和电子媒介中的神话主义摘出来进行研究，给人一种时间转移的感觉，其实这不只是时间问题，也是一个空间问题。遗产旅游中的神话讲述也是在原来社区的讲述，比如涉县娲皇宫导游讲述，也是发生在原来的社区空间里。

语境问题是“朝向当下”研究的一个生长点。不过，我们应该意识到，语境不仅仅是物理空间，我们不仅要注意神话讲述的场景语境，比如居所的火塘边，村边的榕树下，更要注意文化语境、认知语境，语境是在脑海里的。最重要的是讲述者是面对什么人来讲述的。遗产旅游中的神话讲述同样是在原来的空间中讲述，但不再是面对原来的村民，而是游客，听众变了，这是影响神话发生改变的一个主要因素。

电子媒介目前已经成为传播神话的重要手段，但是，电子媒介是一种媒介而不是语境本身。电子媒介可以把神话快速传播到任何一个角落，神话是依赖这种媒介存在于广阔的社会空间。当一个人运用电子媒介来传播神话，或创造神话段子的时候，他很明白自己面对的是整个社会，而不再拘泥于火塘边的几个小孩子。显然，这种媒介的变化，导致受众的变化，这必然会影响到传播者或创编者的叙事行为。这都是“朝向当下”研究要考虑的。通过互联网构成的社区不是虚拟的，而是实实在在的。

神话有不同的传播媒介，如口头、文字、图像、影

像。不同叙事方式会影响创作者的态度与策略。遗产旅游与电子媒介虽然是近些年才出现的，但它们依然从属于这些传播媒介，比如遗产旅游依然是导游通过口头来讲述，受众依然通过耳朵来接受神话故事。所以，传播介质的研究也会是“朝向当下”的神话研究之重要组成部分。

与“朝向历史”相比，“朝向当下”的研究目前貌似还没有十分重大的问题来吸引学者。朝向历史的研究，由于历史的原因，已经积累了众多目前尚未解决而众人十分关注的问题，比如大禹治水是历史还是神话？涿鹿之战是否真的发生过？伏羲女娲神话的起源地在哪里？盘古神话是诞生于中国还是来自印度？等等。由于研究历史较长，这些问题亟待学者去解决。“朝向当下”处于起步阶段，问题尚未全面铺开，研究的学者还不是很多，有的问题还没显示出其“重大”性。但问题的重大与否，不在于问题本身，而是由关注度决定的，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朝向当下”的一些问题意识会越来越吸引学者们。

无论是“朝向历史”还是“朝向当下”，其目的无非都是为了解决问题，这是研究的性质决定的。两者都可以为社会服务。举例来说，盘瓠神话是苗、瑶、畲等民族非常关心的问题，它的起源问题牵涉到民族的来源，所以，这些民族都十分想知道盘瓠神话的起源到底是怎么回事。同时，犬祖的说法又十分敏感，这些民族目前怎样讲述盘瓠神话，我们该回避和注意些什么，无疑也是十分重要的问题，而这些正是“朝向当下”的神话研究可以和应该解决的。在以前的研究中，因为我们多运用文献记载的材料，很难获得神话讲述的语境，而朝向当下，我们能很好地观察神话在实际的语境中发生的变化，这也有助于“朝向历史”的研究，让我们能更好地理解这些神话在历史的演变中到底被什么因素所左右。